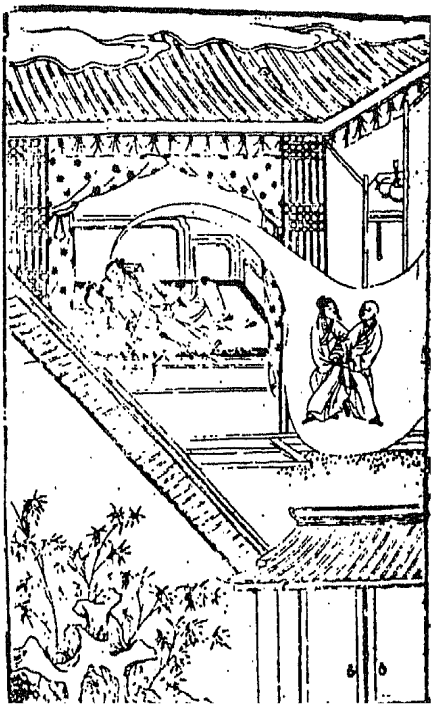


古
今
小
說





第三卷

新橋市、韓五賣春情

情寵嬌多不自由

驪山舉火戲諸侯

祇知一笑傾人國

不覺胡塵滿玉樓

這四句詩是胡曾詠史詩專道着昔日周幽王寵一個妃子名曰褒姒千方百計的媚他因要取褒姒一笑向驪山之上把與諸侯爲號的烽火燒起來諸侯只道幽王有難都舉兵來救及到幽王殿下寂然無事褒姒呵呵大笑後來犬戎起兵來攻諸侯皆不來救犬戎遂殺幽王於驪山之下又春秋時有個陳靈

資色忘
身忘國
可畏可
恨可寒

公私通於夏徵舒之母夏姬與其臣孔寧儀行父日
夜往其家飲酒作樂徵舒心懷愧恨射殺靈公後來
六朝時陳後主寵愛張麗華孔貴嬪自製後庭花曲
娉美其色沉湎淫逸不理國事被隋兵所追無處躲
藏遂同二妃投入井中爲隋將韓擒虎所獲遂亡其
國詩云

權娛夏廐忽興戈

管井猶聞玉樹歌

試看二陳同一律

從來亡國女戎多

當時隋煬帝也寵蕭妃之色要看揚州景用麻叔度
爲帥起天下民夫百萬開汴河一千餘里役死人夫

無數造鳳艦龍舟使宮女牽之兩岸樂聲聞于百里
後被宇文化及造反江都斬煬帝於吳公臺下其國
亦傾有詩爲証

千里長河一旦開

亡隋波浪九天來

錦帆未落千戈起

惆悵龍舟更不回

至於唐明皇寵愛楊貴妃之色春縱春遊夜專夜寵
誰想楊妃與安祿山私通却抱祿山做孩兒一日雲
雨方罷楊妃釵橫鬢亂被明皇撞見支吾過了明皇
從此疑心將祿山除出在漁陽地面做節度使那祿
山思戀楊妃舉兵反叛正是

漁陽鼙鼓動地來

驚破霓裳羽衣曲

那明皇無計奈何，只得帶取百官逃難，馬嵬山下兵變，逼死了楊妃。明皇直走到西蜀，虧了郭令公血戰數年，纔恢復得兩京。且如說這幾個官家都只爲貪愛女色，致于亡國損軀。如今愚民小子，怎生不把色慾警戒說話的？你說那戒色慾則甚，自家今日說一個青年子弟，只因不把色慾警戒，去戀着一個婦人，險些兒壞了堂堂六尺之軀，丟了潑天的家計，驚動新橋市上，變成一本風流說話，正是

奸將前事結

傳與後人知

說這宋朝臨安府去城十里地名湖墅出城五里地名新橋那市上有個富戶吳防禦媽媽潘氏止生一子名喚吳山娶妻余氏生得四歲一個孩兒防禦門首開個絲綿舖家中放債積穀果然是金銀滿篋米穀成倉去新橋五里地名灰橋市上新造一所房屋令子吳山再撥主管幫扶也好開一個舖家中收下的絲綿發到舖中賣與在城機戶吳山生來聰俊粗知禮義幹事朴實不好花哄因此防禦不慮他在外邊閒理會且說吳山每日蚤晨到舖中賣貨天晚回家這舖中房屋只占得門面裡頭房屋都是空的忽

一日吳山在家有事，至晌午纔到舖中，走進看時，只見屋後河邊泊着兩隻剝船，船上許多箱籠卓凳家伙，四五十個人盡搬入空屋裡來，船上走起三個婦人，一個中年胖婦人，一個老婆子，一個小婦人，盡走入屋裡來，只因這婦人入屋，有分教：吳山

身如五鼓銜山月，命似三更油盡燈

吳山問主管道：甚麼人不問事由，擅自搬入我屋來？主管道：在城人家爲因里役，一時間無處尋屋，夾此間隣居范老來說，暫住兩三日便去，正欲報知，恰好官人自來，吳山正欲發怒，見那小娘子飲快向前深

深的道個萬福告官人息怒非干主管之事是奴家
大膽一時事急出於無奈不及先來宅上稟知望乞
恕罪容住三四日尋了屋就搬去房金依例拜納吳
山便放下臉來道既如此便多住些時也不妨請自
穩便婦人說罷就去搬箱運籠吳山看得心痒也替
他搬了幾件家火說話的你說吳山平生變直不好
花哄因何見了這個婦人回嗔作喜又替他搬家火
你不知道吳山在家時被父母拘管得緊不容他閒
走他是個聰明俊俏的人幹事活動又不是一個木
頭的老實況且青春年少正是他的時節父母又不

在面前浮舖中見了這個美貌的婦人，如何不動心。那胖婦人與小婦人都道不勞官人用力。吳山道：「在此間住，就是自家一般，何必見外。彼此俱各歡喜。天晚，吳山回家，分付主管與裡面新搬來的說，寫紙房契來與我。」主管答應了，不在話下。且說吳山回到家，中並不把搬來一事說與父母知覺。當夜心心念念想着那小婦人，次日早起，換身好衣服，打扮齊整，叫個小廝壽童跟着，搖擺到店中來，正是：

沒興店中賒得酒

命衰撞着有情人

吳山來到舖中，賣了一個貨，裡面走動的入老來接

不知不覺
是良家

喫茶要納房狀吳山心下正要進去恰好得小老來
接便起身入去只見那小婦人笑容可掬接將出來
萬福官人請裡面坐吳山到中間軒子內坐下那老
婆子和胖婦人都來相見陪坐坐間止有三個婦人
吳山動問道娘子高姓怎麼你家男兒漢不見一個
胖婦人道拙夫姓韓與小兒在衙門跟官蚤去晚回
官身不得相會坐了一回吳山低着頭睨那小婦人
這小婦人一雙俊俏眼靨着吳山道敢問官人青春
多少吳山道虛度二十四歲拜問娘子青春小婦人
道與官人一綠一會奴家也是二十四歲城中搬下

來、偶、然、遇、官、人、又、是、同、處、正、是、有、緣、千、里、能、相、會、那
老、婦、人、和、胖、婦、人、看、見、關、目、推、個、事、故、起、身、去、了、止
有、二、人、對、坐、小、婦、人、到、把、些、風、流、話、兒、挑、引、吳、山、吳
山、初、然、只、道、好、人、家、容、他、住、不、過、研、光、而、已、誰、想、見
兩、到、來、刮、涎、纔、曉、得、是、不、停、當、的、欲、待、轉、身、出、去、那
小、婦、人、又、走、過、來、挨、在、身、邊、坐、定、作、嬌、作、痴、說、道、官
人、你、將、頭、上、金、簪、子、來、借、我、看、一、看、吳、山、除、下、帽、子、
正、欲、拔、時、被、小、婦、人、一、手、按、住、吳、山、頭、髻、一、手、拔、了、
金、簪、就、便、起、身、道、官、人、我、和、你、去、樓、上、說、句、話、一、頭、
說、起、走、上、樓、去、了、吳、山、隨、後、跟、上、樓、來、討、簪、子、正、是

由你好似鬼

也喫洗脚水

吳山走上樓來，叫道：「娘子，還我替子，家中有事，就交
回去。」婦人道：「我與你是宿世姻緣，你不要粧假，願諧
枕席之懽。」吳山道：「行不得，倘被人知覺，却不好看。」
此間耳目較近，時要下樓，怎奈那婦人放出那萬種
妖嬈，樓住吳山，倒在懷中，將尖尖玉手扯下吳山裙
褲，情興如火，擦捺不住，携手上床，成其雲雨。霎時雲
收雨散，兩個起來，偎倚而坐。吳山且驚且喜，問道：「姐
姐，你叫做甚麼名字？」婦人道：「奴家排行第五，小字賽
金，長大父母順口，叫道金奴，敢問官人排行第幾？」宅

因此幕前
第自是
心惟却不
知自認里
天也

上做甚行業吳山道父母止生得我一身家中收錄
放債新橋市上出名的財主此間門前舖子是我自
家開的金奴暗喜道今番纏得這個有錢的男兒也
不枉了原來這人家是隱名的娼妓又叫做私窠子
是不當官喫衣飯的家中別無生意只靠這一本帳
那老婦人是胖婦人的娘金奴是胖婦人的女兒在
先胖婦人也是好人家出來的因爲丈夫無用閑閨
不得已幹這般勾當金奴自小生得標致又識幾個
字當時已自嫁與人去了只因在夫家不踴躍做出
來發回娘家事有蹇巧物有偶然此時胖婦人年紀

約近五旬，孤老來得少了，恰好得女兒來接代，也不當斷。這樣行業，索性大做了，原在城中住，只爲這樣事，被人告發慌了，搬下來躲避，却恨吳山偶然撞在他手裡，圈套都安排停當，漏將人來，不由你不落水。怎地男兒漢不見一個，但看有人來，父子們都翹避過了，做成的規矩。這個婦人，但貪他的，便着他的手，不止陷了一個漢子，當時金奴道：「一時慌促搬來，缺少盤費，告官人，有銀子乞借，應五兩，不可推故。」吳山應允了，起身整了衣冠，金奴依先還了金簪兩個下樓，依舊坐在軒子內。吳山自思道：「我在此耽閣了半

晌慮恐隣舍們譁論，又喫了一盃茶。金奴留喫午飯。吳山道：「我耽閣長久，不喫飯了。」少間就送盤纏來與你。金奴道：「午後特備一盃菜酒。」官人不要見却說罷。吳山自出舖中，原來外邊近隣見吳山進去，那房屋却是兩間六椽的樓屋，金奴只占得一間做房。這邊一間就是絲舖，上面却是空的，有好事哥哥見吳山半晌不出來，伏在這間空樓壁邊，入馬之時，都張見明白。比及吳山出來，坐在舖中，只見幾個隣人都來和哄道：「吳小官人恭喜恭喜。」吳山初時已自心疑，他們知覺，次後見衆人來取笑，他過紅了臉皮，說道：「好

沒來由，有甚麼喜賀。內中有原張見詢，是對門開張貨舖的沈二郎，叫道：你兀自賴哩！拔了金簪，下走上樓去做甚麼。吳山被他一句說着了，頓口無言，推個事故，起身便走。衆人攔住道：我們闖分銀子與你作賀。吳山也不顧衆說，使性子往西走了去。到娘舅潘家，詞午飯喫了，踱到門前，向一個店家借過等子，將身邊買絲銀子秤了二兩，放在袖中，又開坐了一回。捱到半晚，復到舖中來。主管道：裡面住的正在此請官人喫酒，恰好八老出來道：官人，你那里閒耍。教老子沒處尋家，中特備菜酒，止請主管相陪，再無他客。

古今小言
吳山就同主管走到軒子下，已安排齊整，無非魚肉酒果之類。吳山正席，金奴對坐，主管在旁，三人坐定。八老篩酒，喫過幾盃，主管會意，只推要收舖中，脫身出來。吳山平日酒量淺，主管去了，開懷與金奴喫了十數盃，便覺有些醉來，將袖中銀子送與金奴，便起身，挽了金奴手道：「我有一句話和你說，這樁事，却有些不諧當，隣舍們都知了，來打和哄，倘或傳到我家去，父母知道，怎生是好。此間人眼又緊，口嘴又歹，容不得人，倘有人不愜氣，在此飛磚擲瓦，安身不穩。姐姐，依着我口，尋個僻靜所在去住，我自常來看你。」

金奴道說得是，奴家就與母親商議說罷。那老子又將兩盃茶來，喫罷，免不得又做些乾生活。吳山辭別動身，囑付道：「我此去未來哩，省得衆人口舌，待你尋得所在，入老來說知我來送你起身說罷。」吳山出來舖中，分付主管說話，一逕自回，不在話下。且說金奴送吳山去後，天色已晚，上樓卸了濃粧，下樓來喫了晚飯，將山所言移屋一節，備細說與父母知道。當夜各自安歇。次早起來，胖婦人分付八老，悄悄地打聽隣舍消息。八老到門前站了一回，只聽得這幾家隣舍指指搨搨，郎門前閒坐了一回，只聽得這幾家隣舍指指搨搨。

只說這事，入老回家，對這胖婦人說道：街坊上嘴舌，不是養人的去處。胖婦人道：因爲在城中被人打攪，無奈搬來，指望尋個好處安身。久遠居住，誰想又撞這般的隣舍，說罷，嘆了口氣。一面教老公去尋房子，一面看隣舍動靜。計較却說吳山自那日回家，怕人嘴舌，瞞着父母，只推身子不快，一向不到店中來。主管自行賣貨，金奴在家清閒，不慣入老，又去招引舊時主顧。一般來走動，那幾家隣舍初然只曉得吳山行踏，次後見往來不絕，方曉得是個大做的。內中有生事的道：我這裡都是好人家，如何容得這等廢錢。

的在此住常言道近姦近殺倘若爭鋒起來致傷人命也要帶累隣舍說罷却早那人老聽得進去說今日隣舍們又如此如此說胖婦人聽得入老說了沒出氣處碾那老婆子道你七老八老怕兀誰不出去門前叫罵這短命多嘴的鴨黃兒婆子聽了果然就起身走到門前叫罵道那個多嘴賊鴨黃兒在這裡學放屁若還敢來應我的做這條老性命結識他那個人家沒親眷來往隣舍們聽得道這個賊做大的出精老狗不說自家幹這般沒理的事到來欺隣罵合開雜貨店沈二郎正要應那婆子中間又有守本

分的勸道且由他不要與這半死的爭好友趕他起身便了婆子罵了幾聲見無人來承他也自入去却說衆隣舍都來與主管說是你沒分曉容這等不明不白的人在這裡任不說自家理短反教老婆子叫罵隣舍你耳內須聽得我們都到你主家說與防禦知道你身上也不好看王管道列位高階息怒不必說得蚤晚就着他搬去衆人說罷自去了主管當時到裡面對胖婦人說道你們可快快尋個所在搬去不要帶累我看這般模樣住也不秀氣胖婦人道不勞分付拙夫已尋屋在城只在旦晚就搬說罷主管

出來，胖婦人與金奴說道：「我們明蚤搬入城，今日可着八老悄悄地與吳小官說知，只莫教他父母知覺。」八老領語，走到新橋市上，吳防禦絲綿大舖，不敢逕進，只得站在對門人家簷下，覷去一眼，只看着舖裡不多時，只見吳山躡將出來，看見八老，慌忙走過來，引那老子離了自家門首，借一個織熟絹人家坐下，問道：「八老有甚話說？」八老道：「家中五小姐，官人尊命，明日搬入城去居住，特着老漢來與官人說知。」吳山道：「如此最好，不知搬在城中何處？」八老道：「搬在遊奕營羊毛寨南橫橋街上。」吳山就身邊取出一塊銀子，待

有二錢送與八老道。你自將去買盃酒喫。明日晌午，我自來送你家起身。八老收了銀子，作謝了。一逕自回。且說吳山到次日巳時，時分喚壽童跟隨出門，走到歸錦橋邊，南貨店裡買了兩包乾果，與小廝拿着來。小橋市上舖裡，主管相叫罷，將日逐賣絲的銀子帳來算了一回。吳山起身，入到裡面，與金奴母子叙了寒溫，將壽童手中果子，身邊取出一封銀子，說道：「這兩包粗果，送與姐姐泡茶。銀子三兩，權助假屋之費。待你家週屋後，再來看你。金奴接了果子，并銀兩。母子兩個起身謝道：「重蒙見惠，何以克當。」吳山道：

不必謝，日後正要往來哩。說罷，起身看時，箱籠家
已自都搬下船了。金奴道：「官人去後幾時來看我？」吳
山道：「只在三五日間便來相望。」金奴一家別了吳山，
當日搬入城去了。正是

此處不留人

自有留人處

且說吳山原有害夏的病，每過炎天時節，身軀便覺
疲倦，形容清減。此時正值六月初旬，因此請個針灸
醫人，背後灸了幾穴火，在家調養，不到店內。心下常
常思念金奴，爭奈灸瘡疼，出門不得。却說金奴從五
月十七日搬移在橫橋街上居住，那條街上俱是營裡

軍家不好此事路又僻拗一向没人走動胖婦人向
金奴道那日吳小官許下我們三五日間就來到今
一月緣何不見來走一遍若是他來必然也看覷我
們金奴道可着人老去灰橋市上舖中探望他當時
人老去就出艮山門到灰橋市上絲舖裡見主管人
老相見罷主管道阿公來有甚事人老道特來望吳
小官主管道官人炎火在家未痊向不到此人老道
王管若是回宅煩寄個信說老漢到此不遇人老也
不耽閣辭了主管便回家中回覆了金奴金奴道可
知不來原來炎火在家當日金奴與母親商議教人

老買兩個猪肚磨淨把糯米遠肉灌在裡面安排爛
熟次送金奴在房中磨墨揮筆拂開箋寫封簡道
賤妾賽金再拜謹啓情郎吳小官人自別尊顏思
慕之心未嘗少息懸心不忘於心向蒙期約妾倚
門凝望不見降臨昨遣人老探拜不遇而回妾移
居在此甚是荒涼聽聞貴恙灸火疼痛使妾坐臥
不安空懷思憶不能代替謹具猪肚二枚少申問
安之意幸希笑納情照不宣仲夏二十一日賤妾
賽金再拜

寫罷摺成簡子將紙封了猪肚裝在盒裡又用帕子

包了、都交付八老、叮囑道：你到他家尋見吳小官，須索與他親收入老提了盒子，懷中揣着簡帖，出門還往大街走出武林門，直到新橋市上，吳防禦門首，坐在街簷石上，只見小廝壽童走出，看見，叫道：阿公，你那裡來，坐在這裡。八老扯壽童到人靜去處說：我特來見你官人說話，我只在此，等你可與我報與官人知道。壽童隨即轉身去不多時，只見吳山賧將出來，入老慌忙作揖。官人且喜貴躰康安。吳山道：好阿公，你盒子裡甚麼東西。八老道：五姐記掛官人，炎火沒甚好物，只安排得兩個猪肚，送來與官人喫。吳山遂

引那老子到個酒店樓上坐定問道你家搬在那裡
好麼八老道甚是消索懷中將柬帖子遞與吳山吳
山接柬在手拆開看畢依先摺了藏在袖中揭開盆
子拿一個肚子教酒博士切做一盤分付盪兩壺酒
來吳山道阿公你自在這裡喫我家去寫回字與你
八老道官人請穩便吳山來到家裡臥房中悄悄的
寫了回簡又秤五兩白銀復到酒店樓上又陪八老
喫了幾盃酒八老道多謝官人好酒老漢喫不得了
起身回去吳山遂取銀子并回柬說道這五兩銀子
送與你家盤纏多多拜覆五姐過三兩日定來相望

八老收了銀簡，起身下樓。吳山送出酒店，却說八老走到家中，天晚入門，將銀簡都付與金奴收了，將簡拆開燈下看時，寫道：

山頓首字覆愛卿。韓五娘粧次向前會問，多蒙厚款。又且雲情雨意，枕席鍾情，無時少忘。所期正欲趨會，生因賤軀炙火，有失卿之盼望。又蒙遣人垂顧，兼惠可口佳釀，不勝感感。二三日間，容當面會。白金五兩，權表微情。伏乞收入。吳山再拜。

看簡單，金奴母子得了五兩銀子，千懽萬喜，不在話下。且說吳山在酒店裡，捱到天晚，拿了一個猪肚，悄悄

地裡到自臥房對渾家說難得一個該熟樁戶聞我
炎火今日送兩個熟肚與我在外和朋友喫了一個
拿一個回來與你喫渾家道你明日也用作謝他當
晚吳山將肚子與妻在房喫了全不教父母知覺過
了兩日第三日是六月二十四日吳山起蚤告父母
道孩兒一向不到舖中喜得今日好了去走一遭况
在城神堂巷有幾家機戶賒帳要討入城便回防禦
道你去不可勞碌吳山辭父討一乘兜轎擡了小廝
壽童打傘跟隨只因吳山要進城有分教金奴賤送
他性命正是

二八佳人體似酥

腰間仗劍斬愚夫

雖然不見人頭落

暗裡教君骨髓枯

吳山上轎不覺蚤到灰橋市上，下轎進舖，主管相見。吳山一心只在金奴身上，少坐，便起身分付主管：「我入城收拾機戶賒帳，回來算你日逐賣帳。」主管明知到此處去，只不敢阻，但勸官人貴躰新痊，不可別處閒走，空受疼痛。吳山不聽，上轎預先分付轎夫：「運進艮山門，迤運到羊毛寨，南橫橋尋問湖市，搬來韓家。」旁人指說藥舖間壁就是。吳山來到門首，下轎壽童敲門，裡面人老出來開門，見了吳山，慌入去說知。吳

山進門，金奴母子兩個堆下笑來迎接，說道：貴人難見面，今日甚風吹得到此。吳山與金奴母子相喚罷，到裡面坐定喫茶。金奴道：官人認認奴家房裡吳山同金奴到樓上房中正所謂。

合意友來情不厭

知心人至話相投

金奴與吳山在樓上，如魚得水，似漆投膠，兩個無非說些深情密意的話，少不得安排酒肴。八老搬上樓來，掇過鏡架，就擺在梳粧卓上。八老下來，金奴討酒，纔敢上去，兩個並坐。金奴篩酒一盃，雙手敬與吳山道：官人炎火，妾心無時不念。吳山接酒在手，道：小生

到此地有
主意的方
是英雄或
同是英雄
不必到此
地爭天曰
數不須因

爲因灸火有失期約酒盡也歸一盃回敬與金奴喫
過十數盃二人情興如火免不得再把舊情一叙交
歡之際無限恩情事畢起來洗手更酌又飲數盃醉
眼朦朧餘興未盡吳山因灸火在家一月不曾行事
見了金奴如何這一次便罷吳山合當死魂靈都被
金奴引散亂了情興復發又弄一火正是

爽口物多終作疾
快心事過必爲殃

吳山重復自覺神思散亂身體困倦打熬不過飯也
不喫倒身在床上睡了金奴見吳山睡着走下被到
外邊說與橋夫道官人喫了幾盃酒睡在榻上二位

太保寬坐等一等，不要催促。懶夫道：「小人不敢來催。」
金奴分付畢，走上樓來，也睡在吳山身邊。且說吳山
在床上方合眼，只聽得有人叫吳小官，好睡連叫數
聲。吳山醉眼看見一個胖大和尚，身披一領舊襦衫，
赤脚穿雙僧鞋，腰繫着一條黃絲絛，對着吳山打個
問訊。吳山跳起來，還禮道：「師父上刹何處，因甚喚我？」
和尚道：「貧僧是葉萊園寺水月住持，因爲死了徒弟，
特來勸化官人。貧僧看官人相貌，生得福薄，無緣受
享榮華，只好受些清淡。棄俗出家，與我做個徒弟。吳
山道：和尚好沒分曉，我父母半百之年，止生得我。」

緣增甚
天性和
狂夢景

人成家接代，創立門風，如何出家？和尚道：你只好出家，若還貪享榮華，卽當命夭。依貧僧口，跟我去罷。吳山道：亂話。此間是婦人臥房，你是出家人，到此何幹？那和尚睜着兩眼，叫道：你跟我去也不？吳山道：你這秃驢，好沒道理，只顧來纏我做甚？和尚大怒，扯了吳山便走。到樓梯邊，吳山叫起屈來，被和尚盡力一推，望樓梯下面倒撞下來，撒然驚覺，一身冷汗，睜眼時，金奴還睡未醒，原來做一場夢，覺得有些恍惚。爬起，坐在床上，呆了半晌，金奴也醒來。道：官人好睡，難得你來，且歇了，明蚤去罷。吳山道：家中父母記掛我，要

得

回去，別日再來望你。金奴起身，分付安排點心。吳山道：「我身子不快，不要點心。」金奴見吳山臉色不好，不敢強留。吳山整了衣冠，下樓辭了金奴母子，急急上轎。天色已晚，吳山在轎思量，白日裡做場夢，甚是作怪。又驚又憂，肚裡漸覺疼起來。在轎過活不得，巴不得到家，分付轎夫快走。捱到自家門首，肚疼不可忍，跳下轎來，走入裡面，逕奔樓上，坐在馬榻上。疼一陣，撒一陣，撒出來都是血水。半晌方上床，頭眩眼花，倒在床上。四肢倦怠，百骨酸疼。大底是本身元氣微薄，况又色慾過度，防禦見吳山面青失色，奔上樓來，吃

必不
死病

了一驚道孩兒因甚這般模樣吳山應道因在機戶人家多喫了幾盃酒就在他家睡一覺醒來熱渴又喫了一碗冷水身躄便覺拘急如今作起瀉來說未了咬牙寒禁渾身冷汗如雨身如炭火一般防禦慌急下樓請醫來看道脈氣將絕此病難醫再三哀懇太醫乞用心救取醫人道此病非干泄瀉之事乃是色慾過度耗散元氣爲脫陽之症多是不好我用一帖藥與他扶助元氣若是服藥後熱退脉起則有生意醫人撮了藥自去父母再三盤問吳山但搖頭不語將及初更吳山服了藥伏枕而臥忽見日間和尚

又來立在床邊，叫道：吳山，你強熬做甚，不如早隨我
去。吳山道：你快去，休來纏我。那和尚不由分說，將身
上黃絲絛縛在吳山頂上，扯了便走。吳山攀住床，喘
大叫一聲，驚醒。又是一夢，開眼看時，父母渾家皆在
面前。父母問道：我兒因甚驚覺？吳山自覺神思散亂，
料捱不過，只得將金奴之事，并夢見和尚，都說與父
母知道。說罷，哽哽咽咽哭將起來。父母渾家盡皆淚
下，防禦見吳山病勢危篤，不敢埋怨他。但把言語來
寬解。吳山與父母說罷，昏暈數次，復甦。泣謂渾家道：
你可善侍公姑，好看幼子，絲行資本，儘殺盤費。渾家

哭道且寬心調理不要多慮吳山嘆了氣一口喚丫
環扶起對父母說道孩兒不能復生矣爹娘空養了
我這個忤逆子也是年灾命危逢着這個冤家今日
雖悔噬臍何及傳與少年子弟不要學我幹這等非
爲的事害了自己性命男子六尺之軀實是難得要
貪花戀色的將我來做個樣孩兒死後將身屍丟在
水中方可謝拋妻棄子不養父母之罪言訖方纔合
眼和尚又在面前吳山哀告我師我與你有甚冤仇
不肯放捨我和尚道貪僧只因犯了色戒死在彼處
又壽幽冥不得脫離鬼道向日偶見官人白晝交媾

富一時心動欲要官人做個陰魂之伴言罷而去
吳山醒來將這話對父母說知吳防禦道原來被冤
魂來纏慌忙在門外街上焚香點燭擺列羹飯望空
拜告慈悲放捨我兒生命親到彼處設醮追拔祝畢
燒化紙錢防禦回到樓上天晚只見吳山朝着裡床
睡着猛然翻身坐將起來睜着眼道防禦我犯如來
色戒在羊毛寨裡尋了自盡你兒子也來那裡活慾
不免把我前日的事陡然想起要你兒子做個替頭
不然求他超度這纔承你羹飯紙錢許我薦拔我放
捨了你的兒子不在此作祟我還去羊毛寨裡等你

買人造化

超拔若得脫生，永不來了。說話方畢，吳山雙手合掌作禮，洒然而覺顏色復舊。渾家摸他身上，已住了熱，起身下床解手，又不瀉了。一家懽喜，復請原口醫者來看。說道：六脉已復，有可救生路。撮下了藥，調理數日，漸漸好了。防禦請了幾眾僧人在金奴家做了一晝夜道場，只見金奴一家做夢，見個胖和尚拿了一條拄杖去了。吳山將息半年，依舊在新橋市上生理。一日與主管說起舊事，不覺追悔道：人生在世切莫為昧己勾當，真個明有人，非幽有鬼。責險些兒云了一條性命，從此改過前非，再不在金奴家去。親隣有

非僧言也

知道的無不欽敬正是

痴心做處人人愛

冷眼觀時個個嫌

覷破閑頭邪念息

一生出處自安恬





第四卷

閒雲菴阮三償冤債

好姻緣是惡姻緣

莫怨他人莫怨天

但願向平婚嫁早

安然無事度餘年

這四句奉勸做人家的早些畢了兒女之債常言道
男大須婚女大須嫁不婚不嫁弄出醜吒多少有女
兒的人家只管要揀門擇戶拔高嫌低擔誤了婚姻
日子情實開了誰熬得住男子便去偷情鬪院女兒
家拿不定定盤星也要走差了道兒那時悔之何及
則今日說箇大大官府家住西京河南府梧桐街免

演巷姓陳名太常自是小小出身累官至殿前太尉之職年將半百娶妾無子止生一女叫名玉蘭那女孩兒生於貴室長在深閨青春二人真有如花之容似月之貌况描繡針線件件精通琴棋書畫無所不曉那陳太常常與夫人說我位至大臣家私萬貫止生得這箇女兒况有才貌若不尋箇名目相稱的對頭枉居朝中大臣之位便喚官媒婆分付道我家小姐年長要選良姻須是三般全的方可來說一要當朝將相之子二要才貌相當三要名登黃甲有此三者立賢為婿如少一件枉自勞力因此往往選擇成

有登科及第的又是小可出身或門當戶對又無科
第及至兩事俱全年貌又不相稱了以此蹉跎下去
光陰似箭玉蘭小姐不覺一十九歲了尚沒人家時
值正和二年上元令節國家有旨慶賞元宵五風樓
前架起鰲山一座滿地華燈喧天鑼鼓自正月初五
日起至二十日止禁城不閉國家與民同樂怎見得
有隻詞兒名瑞鶴仙單道着上元佳景

瑞煙浮禁苑正絳闕春回新正方半冰輪桂華滿
溢花衢歌市芙蓉開遍龍樓兩觀見銀燭星毬燦
爛捲珠簾盡日笙歌盛集寶釵金釧堪羨綺羅叢

裏蘭麝香中正宜遊玩風柔夜暖花影亂笑聲喧
鬧蛾兒滿地成團打塊簇着冠兒鬪轉喜皇都舊
日風光太平再見

只爲這元宵佳節處處觀燈家家取樂引出一段風
流的事來話說這兔演巷內有箇年少才郎姓阮名
華排行第三喚做阮三郎他哥哥阮大與父親專在
兩京商販阮二專一管家那阮三年方二九一貌非
俗詩詞歌賦般般皆曉篤好吹簫結交幾箇豪家子
弟每日向歌館娼樓留連風月時遇上元燈夜知會
幾箇弟兄來家笙簫彈唱歌笑賞燈這夥子弟在阮

三家吹唱到三更方散阮三送出門見行人稀少靜
夜月明如晝向衆人說道恁般良夜何忍便睡再舉
一曲何如衆人依允就在階沿石上向月而坐取出
笙簫象板口吐清音嗚嗚咽咽的又吹唱起來正是

隔牆須有耳

窗外豈無人

那阮三家正與陳太尉對衙衙內小如玉蘭歡耍賞
燈將次要去歇息忽聽得街上樂聲繚繚響徹雲際
料得夜深衆人都睡了忙喚梅香輕移蓮步直至大
門邊聽了一回情不能已有箇心腹的梅香名曰碧
雲小姐低低分付道你替我去街上看甚人吹唱梅

香巴不得趨承小姐聽得使喚這事輕輕地走到街邊認得是對鄰子弟忙轉身入內回復小姐道對鄰阮三官與幾箇相識在他門首吹唱那小姐半晌之間口中不道心下思量數日前我爹曾說阮三點散朝中駟馬因使用不到退回家中想就是此人方才貌必然出眾又聽了一箇更次各人分頭散去小姐回轉香房一夜不會合眼心心念念只想着阮三我若嫁得恁般風流子弟也不枉一生夫婦怎生得會他一面也好正是

鄰女乍萌窈玉意

文君早亂聽琴心

且說次日天曉，阮三同幾個子弟到末福寺中遊玩，見燒香的士女佳人來往不絕，自覺心性蕩漾，到晚回家，仍集昨夜子弟吹唱消遣。每夜如此，迤邐至二十日。這一夜，眾子弟們各有事故，不到阮三家裏。阮三獨坐無聊，偶在門側臨街小軒內，拿壁間紫玉簫，簫手中按着宮商角徵羽，將時樣新詞曲調，清清地吹起，吹不了半隻曲兒，忽見箇侍女推門而入，深深地向前道：箇萬福阮三，停簫問道：你是誰家的姐姐？丫鬟道：賤妾碧雲，是對隣陳衙小姐貼身伏侍的小姐。私慕官人，特地着奴請官人一見。那阮三心下思

量道他是箇官宦人家守閨耳目不少進去易出來
難被人瞧見盤問時將何回答却不枉受凌辱當下
回言道多多上復小姐怕出入不便不好進來碧雲
轉身回復小姐小姐想起夜來音韻標格一時間春
心搖動便將手指上一箇金鑲寶石戒指兒褪將下
來付與碧雲分付道你替我將這件物事寄與阮三
郎將帶他來見我一見萬不妨事碧雲接得在手一
心忙似箭兩脚走如飛慌忙來到小軒阮三官還在
那裡碧雲手兒內托出這箇物來致了小姐之意阮
三口中不道心下思量我有此物爲證又有梅香引

路何怕他人隨即與碧雲前後而行到二門外小姐
先在門傍守候戲着阮三目不轉睛阮三看得女子
也十分仔細正欲交言門外吆喝道太尉衙前小姐
慌忙迴避歸房阮三郎火速回家自此把那戒指兒
緊緊的戴在左手指上想那小姐的容貌一時難捨
只恨閨閣深沉難通音信或在家或出外但是看那
戒指兒心中十分慘切無由再見追憶不已那阮三
雖不比宦家子弟亦是富室伶俐的才郎因是相思
日久漸覺四肢羸瘦以致廢寢忘食忽經兩月有餘
懨懨成病父母再三嚴問並不肯說正是

口含黃栢味

有苦自家知

却說有一箇與阮三一般的豪家子弟姓張名遠素與阮三交厚開得阮三有病月餘心中懸掛一日早到阮三家內詢問起居阮三在臥榻上聽得堂中有似張遠的聲音喚僕邀入房內張遠看着阮三面黃肌瘦咳嗽吐痰心中好生不忍嗟歎不已坐向榻牀上去問道阿哥數日不見怎麼染着這般晦氣你害的是甚麼病阮三只搖頭不語張遠道阿哥借你手我看看脉息阮三一時失於計較便將左手擡起與張遠察脉張遠按着寸關尺正看脉間一眼瞧見那

阮三手指上戴着箇金嵌寶石的戒指，張遠口中不說心下思量，他這等害病，還戴着這箇東西，說又不
是男子之物，必定是婦人的表記，料得這病恨從此
而起，也不講脉理，便道：「阿哥，你手上戒指從何而來，
恁般病症，不是當變我與你相交數年，重承不棄，日
常心腹，各不相瞞，我知你心，你知我意，你可賣對我
說。」阮三見張遠叅到八九分的地步，况兼是心腹朋
友，只得將來歷因依盡行說了。張遠道：「阿哥，他雖是
箇宦家的小姐，若無這箇表記，便對面相逢，未知他
肯與不肯。既有這物事，心下已允，待阿哥將息貴體。」

有如此用
心的最好

問曰好

情健旺時在小弟身上想箇計策與你成就此事。阮
三道賤念只爲那事而起若要我病好只求早圖良
策枕邊取出兩錠銀子付與張遠道倘有使用莫惜
小費張遠接了銀子道容小弟從容計較有些好音
却來奉報你可寬心保重張遠作別出門到陳太尉
衙前站了兩箇時辰內外出入人多並無相識張遠
悶悶而回次日又來觀望絕無機會心下想道這事
難以敘齒除非得他梅香碧雲出來纔可通信看看
到晚只見一箇人捧着兩箇磁甌從衙裏出來叫喚
道門上那箇走差的開在那里奶奶着你将這兩甌

小菜送與閒雲菴王師父去張遠聽得了便想道這
閒雲菴王尼姑我平昔相認的奶奶送他小菜一定
與陳衙內往來情熟他這般人出入內裏極好傳消
遞息何不去尋他商議又過了一夜到次早取了兩
錠銀子逕投閒雲菴來這菴兒雖小其實幽雅怎見
得有詩爲證

短短橫牆小小亭

半簷疎玉咽玲玲

塵飛不到人長靜

一篆爐煙兩卷經

菴內尼姑姓王名守長他原是箇收心的弟子因師
棄世日近不曾接得徒弟止有兩箇燒香上竈燒火

的丫頭專一向富貴人家布施佛殿後新塑下觀音
文殊普賢三尊法像中間觀音一尊虧了陳太尉夫
人發心喜捨粧金完了缺那兩尊未有施主這日正
出菴門恰好遇着張遠尼姑道張大官何往張遠答
道特來尼姑回身請進邀入菴堂中坐定茶罷張遠
問道適間師父要往那里去尼姑道多蒙陳太尉家
奶奶布施完了觀音聖像不曾去回復他昨日又承
他差人送些小菜來看我作意備些薄禮來日到他
府中作謝後來那兩尊還要他大出手哩因家中少
替力的人買幾件小東西也只得自身奔走張遠心

家成
山坐正妙
緊的來

下想道又好箇機會便向尼姑道師父我有箇心腹朋友是箇富家這二尊聖像就要他獨造也是容易只要煩師父幹一件事張遠在袖兒裏摸出兩錠銀子放在香卓上道這銀子權當開手事若成就蓋蓋蓋殿隨師父的意那尼姑貪財見了這兩錠細絲白銀眉花眼笑道大官人你相識是誰委我幹甚事來張遠道師父這事是件機密事除是你幹得况是順便可與你到密室說知說罷就把二錠銀子納入尼姑袖裏尼姑半推不推收了二人進一箇小軒內你榻前坐下張遠道師父我那心腹朋友阮三官於今

歲正月間，蒙陳太尉小姐使梅香寄箇表記來與他。至今無由相會。明日師父到陳府中去見奶奶。乘這箇便，倘到小姐房中，善用一言，約到菴中與他一見。便是師父用心之處。尼姑沉吟半晌，便道：「此事未敢輕許，待會見小姐，看其動靜，再作計較。你且說甚麼表記？」張遠道是箇嵌寶金戒指。尼姑道：「借過這戒指兒來，暫時自有計較。」張遠見尼姑收了銀子，又不推辭，心中大喜。當時作別，便到阮三家來，要了他的金戒指，連夜送到尼姑處了。却說尼姑存牀上一想了半夜，次日天曉起來，梳洗畢，將戒指戴在左手上，收拾

禮盒着女童挑了，逕逕來到陳衙直至後堂歇了。夫人一見便道：「出家人如何煩你壞鈔？」尼姑稽首道：「向蒙奶奶布施，今觀音聖像已完，山門有幸，貧僧正要來回覆奶奶。昨日又蒙厚賜，感謝不盡。」夫人道：「我見你說沒有好小菜，喫粥恰好。」江南一位官人送得這幾甕瓜菜來，我分兩甕與你。這些小東西也，謝什麼？」尼姑合掌道：「阿彌陀佛。滴水難消，雖是我僧家口喫十方，難說是應該的。」夫人道：「這聖像完了中間一尊，也就好看了。那兩尊以次而來，少不得還要助些工費。」尼姑道：「全仗奶奶做箇大功德，今生恁般富貴也。」

是前世布施上修來的，如今再修去時，那一世還你
榮華受用，夫人教丫鬟收了禮盒，就分付厨下辦齋。
爾尼姑過午，少間夫人與尼姑喫齋，小如也坐在側
邊相陪。齋罷，尼姑開言道：「貧僧斗膽，還有句話相告。
小菴聖像新完，滑選四月初八日，我佛誕辰，故建道
場，開佛光明，特請奶奶小姐光降，隨喜光輝，山門則
箇夫人道老身定來拜佛，只是小姐怎麼來得？」那尼
姑眉頭一蹙，計上心來，道：「前日壞腹，至今未好，借解
一解，那小姐因為牽掛阮三，心中正悶，無處可解，情
懷忿悶，尼姑相請，喜不自勝，正要行動，仍聽夫人有

祖巴不得與那尼姑私下計較，因見尼姑要解手，便道：「奴家陪你進房，兩箇直至閨室，正是。」

背地商量無好話

私房計較有好情

尼姑坐在觸桶上道：「小姐，你到初八日同奶奶到我小菴觀一觀，若何？」小姐道：「我巴不得來，只怕爹媽不肯。」尼姑道：「若是小姐堅意要去，奶奶也難固執。奶奶若肯時，不怕太尉不容。」尼姑一頭說話，一頭去拿粗紙，故意露出手指上那箇寶石嵌的金戒指來。小姐見了大驚，便問道：「這箇戒指那里來的？」尼姑道：「兩月前有箇俊雅的小官人進菴看粧，觀音聖像，手中褪。」

下這箇戒指兒來帶在菩薩手指上禱祝道今生不
遂來生願願得來生逢這人半日間對着那聖僧潛
然揮淚被我再四嚴問他道只要你替我訪這戒指
的對兒我自有的話說小姐見說了意中之事滿面通
紅停了一會忍不住又問道那小官人姓甚常到你
菴中麼尼姑回道那官人姓阮不時來菴間觀遊玩
小姐道奴家有箇戒指與他到是一對說罷連忙開
了粧盒取出箇嵌寶戒指遞與尼姑尼姑將兩箇戒
指比看果然無異笑將起來小姐道你笑什麼尼姑
道我笑這箇小官人癡癡的只要尋這戒指的對兒

如今對到尋着了，不知有何話說。小姐道：師父，我要說了半句，又住了口。尼姑道：我們出家人第一口緊。小姐有話不妨分付。小姐道：師父，我要會那官人一面，不知可見得麼？尼姑道：那官人求神禱佛，一定也是爲着小姐了。要見不難，只在四月初八這一日，管你相會。小姐道：便是。爹媽容奴去時，母親在前，怎得方便。尼姑附耳低言道：到那日，來我菴中，倘齋罷開坐，便可推睡。此事就諧了。小姐點頭會意，便將自己的戒指都捨與尼姑。尼姑道：這金子好把做拈佛用。保小姐百事稱心。說罷兩箇走出房來，夫人接着問。

道你兩箇在房裏多時說甚麼樣話驚得那尼姑心頭一跳忙答道小姐因問我浴佛的故事以此講說這一晌又道小姐也要瞻禮佛像奶奶對太尉老爺說聲至期專望同臨夫人送出廳前尼姑深深作謝而去正是

慣使牢籠計

安排年少人

再說尼姑出了太尉衙門將了小姐捨的金戒指兒一直逕到張遠家來張遠在門首伺候多時了遠遠地望見尼姑口中不道心下思量家下耳目衆多怎麼言得此事提起脚兒慌忙迎上一步道煩師父回

菴夫隨卽就到尼姑回身轉巷，張遠穿徑尋菴與尼姑相見。邀人松軒，從頭細話。將一對戒指兒度與張遠。張遠看見道：若非師父，其實難成。阮三官還有重，重相謝張遠。轉身就去回復阮三。阮三又收了一箇戒指，雙手帶着，歡喜自不必說。至四月初七日，尼姑又自到陳衙，邀請說道：因夫人小姐光臨，各位施主人家，貧僧都預先回了。明日更無別人，千萬早降。夫人已自被小姐朗答，盼絮的要，去拜佛，只得允了。那晚張遠先去期約阮三，到黃昏人靜悄悄地用一乘女轎，擡到菴裏，尼姑接入，尋箇窩窩凹凹的房兒，將

阮三安頓了，分明正是

猪羊送屠戶之家。

一脚脚來尋死路。

尼姑睡到五更時分，喚女童起來佛前燒香點燭，廚下準備齋供。天明便去催那采畫匠來與聖像開了。光明早齋就打發去了。少時陳太尉女眷到來，怕不穩便，單留同輩女僧在殿上做功德誦經。將次到巳牌時分，夫人與小姐兩箇轎兒來了。尼姑忙出迎，喚邀入方丈，茶罷去殿前殿後拈香禮拜。夫人見旁無雜人，心下歡喜。尼姑請到小軒中寬坐，那夥隨從的男女各有箇坐處。尼姑支分完了，米陪夫人小姐前

後行走觀看了一回，纔回到軒中，突齋齋罷。夫人見小姐飯食稀少，泔泔瞑目作睡。夫人道：「孩兒你今日想是起得早了些。」尼姑慌忙道：「告奶奶，我菴中絕無閒雜之輩，便是志誠老實的女娘們，也不許他進我的房內。」小姐去我房中，拴上房門，睡一睡，自取箇穩便，等奶奶閒步一步，你們幾年何月來，走得一遭。夫人道：「孩兒你這般困倦，不如在師父房內睡睡。」小姐依了母命，走進房內，剛拴上門，只見阮三從牀背後走出來，看了小姐，深深的作揖道：「姐姐候之久矣。」小姐慌忙搖手，低低道：「莫要則聲。」阮三倒褪幾步，候小

姐近前兩手相挽轉過牀背後開了側門又到一箇去處小巧漆卓藤牀隔斷了外人耳目兩人撲做一團說了幾句情話雙雙解帶好似渴龍見水這場雲雨其實暢快有西江月爲證

一箇想着吹簫風韻一箇想着戒指恩情相思半載欠安寧此際相逢僥倖一箇難辭病體一箇敢惜童身枕邊吁喘不停聲還嫌道歡娛俄頃

原來阮三是箇病久的人因爲這女子七情所傷身子虛弱這一時相逢情興酷濃不顧了性命那女子想起日前要會不能今日得見倒身奉承盡情取樂

不料樂極悲生，爲好成歡，一場失去，片時氣斷。丹田七魄分飛，頃刻魂歸陰府。正所謂

天有不測風雲

人有旦夕禍福

小姐見阮三伏在身上，寂然不動，用雙手兒摟定郎腰，吐出丁香，送郎口中，只見牙關緊咬，難開，摸着遍身冰冷，驚慌了雲雨嬌娘，頂門上不見了，三魂脚底下蕩散了。七魄翻身，推在裏牀，起來忙穿襟襖，帶轉了側門，走出前房，喘息未定，怕娘來喚，戰戰兢兢，向粧臺重整花鈿，對鸞鏡再勻粉黛，恰纔整理完備，早聽得房外夫人聲喚，小姐慌忙開門，夫人道：「孩兒，殿

上功德也散了，你睡纔醒。小姐道：我睡了半晌在這里，整頭面正要出來和你回衙去。夫人道：轎夫伺候多時了，小姐與夫人謝了尼姑，上轎回衙去。不題。且說尼姑王守長送了夫人起身，回到菴中，廚房裏洗了盤碗器皿，佛殿上收了香火供食，一應都收拾已畢。只見那張遠同阮二哥進菴，與尼姑相見了，稱謝不已。問道：我家三官今在那里？尼姑道：還在我裏頭房裏睡着。尼姑便引阮二與張遠開了側房門來臥牀邊，叫道：三哥，你恁的好睡，還未醒。連叫數次不應。阮二用手搖也不動，口裏全無氣息。仔細看時，嗚呼。

哀哉了。阮二喫了一驚，便道：「師父怎地把我兄弟壞了性命？這事不得乾淨。」尼姑慌道：「小姐喫了午齋，便推要睡，就入房內，約有兩箇時辰，殿上功德完了，老夫人叫醒來，恰纔去得不多時，我只道睡着，豈知有此事？」阮二道：「說便是這般說，却是怎了？」尼姑道：「阮二官今日幸得張大官在此，向蒙張大官分付實望，你家做檀越施主，因此用心，終不成要害你兄弟性命。」張大官今日之事，却是你來尋我，非是我來尋你，告到官司，你也不好，我也不好，向日蒙施銀二錠，一錠我用去了，止存一錠，不敢畱用，將來與三官人湊買。

棺木盛殮，只說在菴養病，不料死了，說罷將出這錢銀子放在桌上，道：「你二位憑你怎麼處置。」張遠與阮二默默無言，呆了半晌，阮二道：「且去買了棺木來，再議。」張遠收了銀子，與阮二同出菴門，迤迤路上行着。張遠道：「二哥這箇事本不干尼姑事，三哥是箇病弱的人，想是與女子交會用過了力氣，陽氣一脫，就是死的。我也只爲令弟面上情分好，况令弟前日在牀前再四叮嚀，央不過只得替他幹這件事。」阮二回言道：「我論此事人心天理也不干着那尼姑事，亦不干你事，只是我這小官人年命如此，神作禍作，作出。」

這場事來，我心裏也道罷了，只愁大哥與老官人回來，怨暢怎的了。連晚與張遠買了一口棺木，擡進巷裏，盛殮了，就放在西廊下，只等阮員外大哥回來定奪，正是

酒到散筵歡趣少

人逢失意歎聲多

忽一日阮員外同大官人商販回家，與阮君相見，合家歡喜，員外動問三兒病症，阮二只得將前後事情細細訴說了一遍。老員外聽得說三郎死了，放聲大哭了一場，要寫起詞狀，與陳太尉女兒索命。你家賤人來惹我的兒子，阮大阮二再四勸道：爹爹這箇事

想論來都是兄弟作出來的事以致送了性命今日
爹爹與陳家討命一則勢力不敵二則非干太尉之
事勉勸老員外選箇日子就卷內修建佛事送出郊
外安厝了却說陳小姐自從開雲菴歸後過了月餘
常常惡心氣悶心內思酸一連三箇月經脉不舉醫
者用行經順氣之藥如何得應夫人暗地問道孩兒
你莫是與那箇成這等事麼可對我實說小姐曉得
事露了沒奈何只得與夫人實說夫人聽得呆了道
你爹爹只要尋箇有名目的水郎靠你養老送終今
日美出這醜事如何是好只怕你爹爹得知這事怎

生奈何。小姐道：母親事已如此，孩兒只是一死，別無計較。夫人：心內又惱，又悶，看看天晚，陳太尉回衙見夫人，面帶憂容，問道：夫人今日何故不樂？夫人回道：我有一件事惱心，太尉便問有甚麼事惱心？夫人見問不過，只得將情一一訴出，太尉不聽說，萬事俱休。聽得說了，怒從心上起，道你做母的不能看管孩兒，要你做甚？急得夫人閣淚汪汪，不敢回對。太尉左思右想，一夜無寐。天曉出外理事，回衙與夫人計議。我今日用得買賣做了，如官府去我女孩兒，又出離我府門，又不好看，只得與女孩兒商量，作何理會。女兒

可憐

撲簌簌下淚來，低頭不語。半晌間，扯母親於背靜處，說道：「當原是兒的不是，坑了阮三郎的性命，欲要尋箇死，又有三箇月遺腹在身，若不尋死，又恐人笑一頭哭着一頭說，莫若等待十箇月滿足，生得一男半女，也不絕了阮三後代，也是當日相愛情分。婦人從一而終，雖是一時苟合，亦是一日夫妻，我斷然再不嫁人。若天可憐，見生得一箇男子，守他長大，送還阮家，完了夫妻之情。那時尋箇自盡，以贖玷辱父母之罪。」夫人將此話說與太尉知道，太尉只歎了一口氣，也無奈何，暗暗着人請阮員外來家計議。說道：「當

初是我閨門不謹，以致小女背後做出天大事來，害了
你兒子性命。如今也休題了。但我女兒已育三箇
月遺腹，如何出活。如今只說我女曾許嫁你兒子，後
來在開雲菴相遇，爲想我女成病幾死，因而彼此私
情，庶他日生得一男半女，猶有許嫁情由，還好相看。
阮員外依允，從此就與太尉兩家來往。十月滿足，阮
員外一般遣禮催生，果然生箇孩兒，到了三歲，小姐
對母親說，欲待領了孩兒到阮家拜見公婆，就去看
看。阮三墳墓夫人對太尉說知，俱依允了。揀箇好日，
小姐備禮過門拜見了阮員外夫婦。次日到阮三墓

上哭奠了一回。又取出銀兩，請高行真僧，廣設水陸道場，追薦亡夫阮三郎。其夜夢見阮三到來，說道：「小姐，你曉得夙因麼？前世你是箇揚州名妓，我是金陵人。到彼訪親，與你相處，情厚許定。一年之後，再來必然娶你爲妻。及至歸家，懼怕父親，不敢稟知，別成姻眷，害你終朝懸望，鬱鬱而死。因是夙緣未斷，今生乍會之時，兩情牽戀，開雲菴相會，是你來索冤債。我登時身死，償了你前生之命。多感你誠心追薦，今已得往好處托生。你前世抱志節而亡，今世合享榮華。所生孩兒，他日必大貴，煩你好好撫養教訓。從今你休

懷憶念玉蘭小姐夢中一把扯住阮三正要問他托
生何處被阮三用手一推驚醒將來嗟歎不已方知
生死恩情都是前緣夙債從此小姐放下情懷一心
看覷孩兒光陰似箭不覺長成六歲生得清奇與阮
三一般標致又且資性聰明陳太尉愛惜真如掌上
之珠用自已姓取名陳宗阮請箇先生教他讀書到
一十六歲果然學富五車書通二酉十九歲上連科
及第中了頭甲狀元奉旨歸娶陳阮二家爭先迎接
回家賓朋滿堂輪流做慶賀筵席當初陳家生子時
街坊上曉得些風聲來歷的免不得點點搨搨背後

譏誚到陳宗阮一舉成名翻誇莫玉蘭小姐貞節賢慧教子成名許多好處世情以成敗論人大率如此後來陳宗阮做到吏部尚書留守官將他母親十九歲上守寡一生不嫁教子成名等事表奏朝廷故建賢節牌坊正所謂貧家百事百難做富家差得鬼推磨雖然如此也虧陳小姐後來守志一牀錦被遮蓋了。至今河南府傳作佳話有詩爲證詩曰

免演巷中擔病害

閒雲菴裏償冤債

周全末路仗貞娘

一牀錦被相遮蓋